

迷你丛书



模特儿生涯

(台) 林丝缎 著 时事出版社

迷你丛书

模特儿生涯

(台)林丝缎著

时事出版社

模特儿生涯

林丝敏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4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09-041-8/K·10 定价: 1.50 元

目 录

序	台湾 袁枢真 (1)
---------	--------------

前言 我不叫林丝缎	(3)
-----------------	-------

第一部 画界与我	(8)
----------------	-------

我被说服做“模特儿”	(8)
------------------	-------

没有爱的童年	(9)
--------------	-------

我渴望着爱情	(10)
--------------	--------

在第九水门	(12)
-------------	--------

邓肯的回忆	(13)
-------------	--------

学校中的模特儿	(15)
---------------	--------

徐小妹之言	(16)
-------------	--------

师大艺术系种种	(17)
---------------	--------

一位师大艺术系学生的话	(19)
-------------------	--------

一位师大艺术系老师的话	(22)
-------------------	--------

我也发一点议论	(24)
---------------	--------

关于模特儿的看法	(26)
----------------	--------

裸体观念的蜕变	(27)
---------------	--------

有本难念的经	(30)
--------------	--------

创办画室	(31)
------------	--------

艺展困难重重·····	(34)
经济与艺术·····	(35)
记者招待会·····	(36)
新闻发出来了·····	(39)
评论一束·····	(47)
实况的回忆·····	(53)
日后的评论·····	(55)
展览以后·····	(57)

第二部 摄影界与我····· (61)

我真怕上镜头·····	(61)
不为人知的开始·····	(62)
高度保密·····	(63)
美的报酬·····	(65)
艺术摄影的设备·····	(66)
被“冷冻”的季节·····	(68)
三木淳访台·····	(69)
三木淳先生给我的鼓励·····	(70)
台中行·····	(71)
“阉姍画室”的风波·····	(72)
无赖汉与记者先生·····	(73)
一场教训之后·····	(74)
在镜头之下·····	(76)
影子的问题·····	(77)
模特儿的悲哀·····	(78)
在野外工作·····	(79)

I

“卫道者”和无聊汉之间·····	(81)
真艺术与假艺术·····	(83)
我自己的“品头论足”·····	(85)
玩不起的艺术,难玩的艺术·····	(86)
我和广告界·····	(87)
人体影展·····	(89)
第三部 我的舞蹈生涯·····	(92)
我和舞蹈的缘分·····	(92)
王丽芳死了·····	(93)
转机·····	(94)
新生·····	(95)
我曾经一个人上课·····	(97)
我的愤怒·····	(98)
两件憾事·····	(99)
许清浩先生和舞蹈·····	(100)
许清浩先生的死·····	(101)
康嘉福先生给我的印象·····	(102)
初尝舞蹈教师的滋味·····	(103)
“东方艺术舞蹈研究社”·····	(105)
为了我曾是个模特儿·····	(107)
我怎样接受理论·····	(109)
灵感的泉源·····	(111)
今后的愿望·····	(112)
尾 声·····	(113)

序

多年以来，我执教于师大艺术系，深感此地模特儿之难于求得，特别是具有相当标准的模特儿。自从林丝缎小姐来到艺术系之后，由于她能够以她天赋的条件，配合着不断的琢磨进修，近年来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位合乎国际水准的模特儿；因而使我常常为师大艺术系庆幸，在我所授的课程内，有这样一位够标准的模特儿，让同学们和我自己都在学业的进程上得益匪浅。

在艺术的领域中，人体美应该说是一切自然美构成的基点；所以对于人体美的描塑，也就成为有志学习艺术者的基本课题之一。而作为一个表现人体美的模特儿——尤其是像林丝缎小姐这样的年轻女性模特儿，就需要为艺术的创造而贡献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身凝现而成一座大理石像，供人临摹欣赏；这不仅是要具有为艺术而牺牲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极其严肃而辛苦的工作。担任一个健全合格的模特儿的角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需要许多条件：体态匀称，姿势优美，聪慧和谐，宁静耐性……由此之故，在艺术家的心目中，模特儿的职业是清高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圣洁的，根本没有如像一般世俗所谓非非之想的存在。

由于我和林丝缎小姐几年来的接触和相处，自认对她颇

有了解。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她似乎也曾为环境所影响，而对于担任模特儿的职务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卑；但终于因为她的自发自励，并以刻苦向上的毅力，沉默地从事于她的艺术生命与理想的开拓，至今不但已能改善她自己的环境和心理，而且也为别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启示。我们的模特儿林丝缎小姐，有她这样的努力和成就，无疑是值得我们称许与敬重的！

三年前，当林丝缎小姐举行她的第一届人体美展时，我就非常欣赏她那份不凡的潜力。而她在近几年来，更进一步结合了人体之美与力的表现，埋头研究舞蹈，并且成立了一个东方艺术舞蹈研究社，辛勤地培植后进的人材，最近即将在台北市中山堂公开演出。在此，我除了祝福她的演出成功之外，特以此文，作为她所写的《我的模特儿生涯》这本书的序言，藉以表示我对她衷心的赞佩，以及对她更加努力进步的希望和期许。

1964年11月21日

我不叫林丝缎

“林丝缎”不是我的真名，她只能算是我的“号”。

我的真名是“卓系缎”，我的母亲姓“卓”，我用的是母亲的姓。因为我的父亲姓“林”，所以我被误叫为“林丝缎”。后来雕塑家杨英风叫我“林丝缎”，叫来叫去，叫熟了，所以人人都叫我“林丝缎”，叫就叫罢，我也就叫“林丝缎”了。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可是将近十年来，我做了本来平凡却又被看做奇特的职业，就是把衣服脱光，做“模特儿”。

“模特儿”本意是“模型”，在当年提倡裸体写生的时候，许多留学生为了增加一点洋味道，所以把model音译作“模特儿”，一传再传，传得把model的本来意义弄得窄起来了，窄得一想到“模特儿”，就是“裸体女人”。其实画家和摄影家所用的一切对象都是“模特儿”。

中国人对模特儿的一般看法，可用四个字概括——“出卖色相”，这种传统的观念，是由来已久的事。中国开始有模特儿，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李敖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里，在《由一丝不挂说起》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在对肉体的观念上面，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

的模特儿。模特儿的出现最早是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民国八九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克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一个一个成立了，光着屁股的模特儿一个一个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儿几乎变成唯一的漏网者。第二个漏网者是什么，我不能想像，看到目前的所谓‘歌舞团’，我想迟早大概是脱衣舞了！”

这段文章中提到的刘海粟，是当时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校长，他的作品曾为法国国家美术馆所收藏，是一个艺坛怪杰。他能够在保守的中国，在四十多年前就雇用孙传芳所谓“不穿裤子的姑娘”，当然是一件既勇敢又前进的举动。

当时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雇用模特儿的状况，据朱禹铭在《模特儿摄影艺术》中的说法，是这样的：

“当时美专的模特儿，据前往观看的人说：课室之内数十名男女学生，都在凝神写生，台上赤裸裸地站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少妇，面黄肌瘦，周身是骨感，腰间有很深的裤带痕，腹部显出曾经生产过的黑白相间的肉纹，显然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哀鸿，所感觉到的，她真的没有美感。倒真为她因困于衣食，牺牲色相，而有些伤感。

“据一位美专的职员透露，校中雇到的模特儿，只有两个人，假如说她是燕瘦的话，另一位是环肥，但可惜

竟是痴肥，没有曲线，也失去了线条，站在台上，好似放在俎上的一堆肥肉。他又说：女性模特儿，倒反而大方一些。有一次校中想找一个男性模特儿，却没有肯来尝试，临时拉了一位校工权代，当他站到坛上的时候面对那数十男女学生的睽睽之目，竟忸怩得没有勇气卸下他的裤子。”

除了这种现象以外，当时也偶尔有私人雇用模特儿的事。据朱禹铭的说法是：

“三十年前，私人雇用为绘画写生或摄影用的模特儿，还是绝无仅有的，前上海《时报》主人黄伯惠，独开风气之先，他在小花园《时报》顶楼，特别辟了一间摄影室，那时还不懂得利用灯光拍照，因此四面都用落地大玻璃，吸收充分的阳光。另外在上海附近南翔地方，买了几百亩大的土地，盖起房屋，种植果树，周围开了一条小河，非用舟楫，不能飞渡。在这两处，决没外人干扰，他用来作为拍摄模特儿的最理想的场合。那时米价六元一担，一个模特儿一天的代价，任你怎样拍摄，只需一元，比之现在的香港，要便宜多了。但无可讳言，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符合条件的模特儿。”

以上这类现象，在中国慢慢扩展开来，使模特儿在美术学校或艺术家的房间里，逐渐有了点开通的风气。

自从到台湾以后，大专学校艺术系中，似乎还没有把过去那点开通的风气完全移植过来，所以找寻模特儿，变成一件很费力的工作。费力的情况，由陈景容的《模特儿与我的艺术生活》一文里（1965年1月3~5日《中华日报》），可以节略出一些回忆：

“昨日父亲寄来林丝缎的《我的模特儿生涯》的剪报，读了之后真是感叹万分，不觉说了‘阿缎仔终于退休了’，其中一段文章还提及我的事，不禁想起种种往事，她九年来受尽了世人无理的冷视；也受了不少友人的鼓励。她终于努力成为舞蹈家，这九年来她对艺术界贡献不少，也许今后我们才会觉得她的存在实在可贵。

“回想我初进师大艺术系时，住在男生宿舍五〇四室的同学都是很用功的。那时根本找不到模特儿，晚上便在饭厅桌上，大家轮流画速写。二年级除了五〇四室的人加上江明德与林书尧两个同学住在一起，整天大家都热心讨论艺术上的问题，大家痛觉艺术系没有模特儿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那时本省画坛尚是相当遵奉写实的画法，最新的也不过是野兽派的那种作风，多半也是以后期印象派的画法为多，所以大家对素描的研究也就特别用心，我个人除了白天在师大上课之外，晚上还到第九水门的张英雄先生的画塾学素描，那时画素描，画到指皮都磨破了。可是人物画就得各自找熟人画。

“那时我专找在师大的皮鞋匠画，这老皮鞋匠的样子很像廖继春老师，有一次我误认为是老师，与他行礼，他也和蔼地回礼，我回到宿舍还跟大家比划说：‘到底是廖先生，他的油画箱有这么大。’惹得同学大笑不已，原来我以为那个大油画画箱，原来是放修理皮鞋的工具箱。不过从这一件小事，我倒和老皮鞋匠成了朋友，以后他修理皮鞋我便在他的旁边画。大家就这样随时随地找人来画，也的确花了不少苦心。有一次在男生宿舍的

浴室画速写，结果淋了一身水回来。

“这时学校请了一位男模特儿，画了几个月他便不做了，继而有一位胖胖的林小姐也画了一些时期，她不当模特儿的原因，有人说是江明德瞪她太久，林小姐便生气不做了，事实上是否如此，依我的记忆是那一天刚刚下雨，老江迟到了，他还在门口找位置还没有开始画，而那模特儿便借题发牢骚。事后廖老师也规劝了那模特儿一番，说画家不一定要画。认真观察也是一个重要的事，那事似乎就平安无事，不久那模特儿便辞职倒是事实，大家也不怎么留心到底是什么原因。”

陈景容这几段描写，已经道尽了寻找特模儿的苦处。他又写道：

“那时我们只能找现成的同学来画，一面既不能坐太久，也和他们所想画的目的大不相同，那年年末聚餐大家吃了酒，又提起此事，我便写了《诚徵模特儿启事》，而郑永源则画了一个裸体的画，贴在寝室门口聊以解嘲。”

就在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渴望与解嘲的时候，就在这些努力的艺术家们“诚徵模特儿”的时候，一个平凡的女人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赤身裸体地摆在他们面前，为他们灵感的表达与作品的呈现做了一个标的。这个标的就是我——被这些小画家称做“阿缎仔”的“林丝缎”。

画界与我

我被说服做“模特儿”

前面陈景容的文章里，曾提到当时师大艺术系的模特儿——“胖胖的林小姐”，据说因为江明德瞪她瞪得太久，因而吓走了事。江明德为了这件事，颇引起全班同学的埋怨，怪他是“祸首”，因为他的缘故，害得全班失掉了极难找来的模特儿。

江明德是有责任感的人，他在众怒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到处物色，希望找到能充任模特儿的人材。

江明德和他的朋友们大多数是画家，生活与行为颇引起“一般俗人”的注目。那时候，他正好是我的邻居，因此难免要认识他们。而他们寻找模特儿的狂热，也就开始以邻居为探求对象了。

首先他们盯住了我的一个朋友，以她为储备人材施以诱导攻势。抱了一大堆有关绘画的书去给她看，可是实在引不起她的兴趣，结果他们白白费了一场劲。

有一天，我从他们的门前走过，被江明德的同伴林书尧发现，立刻被“公决”为考虑的对象。于是透过我那位女朋友的关系，他们约我到他们的住所去商谈。

由于他们对我的态度非常真挚诚恳，尤其是他们那种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气息，更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很快就与他们熟起来。从此经常不自主的把我的休息时间消磨在他们的寓所里。常和他们在一块儿的女同学汪寿宁，对我也十分关怀亲切。渐渐地，我们之间的生活打成了一片。我们在一起，我感到格外的温暖、亲切，彼此间的信任就这样地建立起来，我不由得开始接受他们诱导，试着去做他们的一名模特儿。

谁能想到，就这样，注定了我改行做模特儿的命运，使我放弃了在台湾帆布公司的工作，专心做一名艺术界的“模型”了。

没有爱的童年

正常的爱情应该是从小就在家庭里培养起来的，可是我却像一株生长在荒芜了的园圃里的小花，自从钻出了泥土，就一直缺少园丁的照顾；孤独的童年几乎使我不太敢回忆！

我的父亲是个日本人，祖母是早我们两代的人物，种族的偏见使她逼着父亲离开了我母亲和我，从此我像是被推下了见不着阳光的冰窖。没有人赞美我的天真，没有人接受我的撒娇，没有同伴和我一起游戏，甚至没有人愿意和我多说几句话。

冷峻的面孔逼得我远离了他们，顺着我逃避的方向，我却又发现了一些最忠实、毫不歧视我的朋友，那就是可爱的大自然。他们不会对我施出两样的脸色，他们不会冷落我，并且有许多可跟我“相怜”的同伴，我爱和我命运相同的小花，我爱和我一样倾诉的小河流。

和大自然的来往，养成了我好动、外向的性格，交往愈深，愈使得我对人事应对上疏远，我的言行和修饰往往不能在许多场合里适应，乃至一直到现在，我还常会在人多的场合里不由自主地尴尬起来。

在孤独里，我渐渐地长大了。国校毕了业，我没有继续升学的经济能力。我所缺乏的除了“爱”之外，更少“钱”。没有温暖的家可以招待我想交往的朋友，没有零用的钱供给我做要交朋友的应酬。我也想穿一两件衣服，我也想买一两样化妆品，可是一个“穷”字就打发了我一切的念头。

一个普通的十五岁女孩子，往往都在过着“掌上明珠”的日子，而我在十五岁却已有了我的工作收入。面对着“穷”，我不得不放弃一般女孩子们的幻想；面对着“穷”，我不得不迈起双脚，踏入人生的长途。

穷困给我带来自卑，我也有青春少女的热情，只是不得不被穷困的自卑压抑下去。

工作使我提早体味了现实人生的经验，工作给我带来了生活上的勇气，工作也使我变得更不像一个娴静柔顺的女孩子。

为生活奔波，使我失掉了像一个娴静柔顺的女孩子而开始变得“男性化”，这是爱情生活上的阴影，但是更加深这层阴影的，就是我这个模特儿的职业，它使我更加压抑我的爱情——我渴望着爱情。

我渴望着爱情

在亚当和夏娃的天地里，最令人向往的莫过于他们的爱

情生活了。直到如今，谁又甘心情愿的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爱情的世界里？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有正常感情的女人，因此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我也盼望过理想的爱情生活。

虽然我连中学都没有进过，工作的环境却美化了我不少生活上的情趣。在我的工作场合里，见不到大着肚皮的市侩，以及一些俗不可耐的人物，耳薰目染的结果，更提升了我所理想的爱情生活的境界，我曾编织过醉人的诗情，我曾沉缅在令人陶醉的画意中……

尽管我的梦做得是那么美，尽管我的理想不能算是苛求；可是由于我这份工作的缘故，难免叫我耽心一般艺术修养不够的人们的那种“非非之想”——一个以裸露肉体供人描绘为职业的模特儿有什么值得可爱！甚至有更坏的想法——她既肯脱衣服让人临摹，又何尝不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相信一般人对我的揣测是无奇不有的，为了解除这些千奇百怪的揣测，在这里我愿意同时把我的爱情生活，像以往我曾坦露过自己的肉体一样地坦露出来。

我当着许多男人的面裸露我的肉体，难免严重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当时除了想到维护自己的自尊之外，还曾为我那未来的“他”想了一番。我想一个女人整天隐蔽着的肉体，应该是将来只有显示给唯一的“他”的，世界上除了爱斯基摩的男人们外，那有对自己的“她”不愿保持“独占”的道理？即使你说是为了献身于艺术，又怎能却除他那耿耿于怀的“心病”。因此，我对我自己爱情前途的阴影，愈来愈深了。

但是不论是我心头的矛盾多么厉害，命运毕竟使我走出了纱厂，走进了画室，为我这坎坷的人生，加添了一个突变。